

坡峰集卷之二

書劄

上宋理宗書

六月吉日奉議郎秘書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臣方某謹  
齊沐裁書昧死頓首百拜獻于 皇帝陛下臣聞可使小  
人受隱然之福不可使小人顯然有勝君子之名勝之名  
一立則南衙北司之勢自此分天下國家存亡之幾自此  
決矣左右小臣供汎掃給奔走人玉日與之接豈能恻然  
無愛之之心哉但不當使之竊威福與外廷角勝負愛之  
而又有以威之可也一或有罪惟恐不知小則斥大則刑





無所寬縱如此則使之弄權孰敢哉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為小人禱者必祝其遇亂世勿遇治世臣竊以為此非善於愛小人者小人之在治世欲為豺狼而不得噬欲為蛇虺而不得螫信乎其不得志然無大惡者無大戮抑之乃所以全之詎非福乎若其在亂世豺狼當路而不可問鴟鷂橫翔而不可擊招權納賄而上不知蠹國殄民而下不告是天將稔其毒而滅之吾國家危亡小人獨能存乎然則英君毅辟為小人回互而求一勝者雖曰愛之而實非所以福之小人得志何所不為寵則驕驕則橫橫則不可制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

奄孺掌握威權出入主之右彼其初豈有此心哉人主寵之以教其驕縱之以教其橫為之除異已者以教其不可制勢燄薰熾天下之宰官美爵大半出其門下豈復知有天子哉彼自知結怨於忠良名怒於天下萬一值英明之君決不赦故於危疑緩急之際不容不貪天之功以為已力當此之時雖欲除之其可除乎彼其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則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嘗武爭之不勝而并州之將乘天下之憤而操戈以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而河中之帥乘天下之怒移兵以屠之然則漢唐之君前日所以寵之縱之者迺所以益其疾



甚其毒而必之死地也為北司者必欲與南衙角一勝豈其福哉人主之愛小人而使其至此甚非善於愛小人也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而英毅中正而密察天下事事物物無不洞照其是非而獨於左右之小人未能以義斷息以公割私何也臣竊料陛下英明而獨未悟左右之奸邪者其弊正自英明始何者英明之君多欲自操天下之權彼惟因人主欲自操其權也故間摘事之可悅可信者而試之使人主行其說以漸侵外廷之權外廷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帷闥之密簾壁之窺君怒知怒君喜知喜留正未遷左轄而姜特立先世之以為已功洪邁未除西垣

而淵觀先責之以為已力其欲進某人也非一日之譽游談之助是以宿留宸聰欲退某人也非一夕之毀浸潤之潛足以潛蓄天怒陛下但見威福之出於已而不知彼實借吾之權以行其說而毀弄於中外烏在其為權在我也臣又料陛下英明而獨不肯少裁左右以正綱紀者必謂此朕家事無預外人蓋將分官府為二也臣竊謂不然大抵小人之在君側其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彼其頽情稔熟豈懼眇然之人主裁若外不足憚自宰相至百官皆俯首弭耳以下之則此曹無憚忌之心生無憚忌之心生則無君之惡動矣臣又料陛



下英明必曰聰明自我剛毅自我此輩雖縱橫於中外豈能賞國哉臣亦曰聰明如陛下剛毅如陛下萬無此事然陛下獨不為他日慮乎此曹素輕朝廷倉卒夜半禁中出片紙召某人外廷素無權拱手唯唯誰敢與之角是非者臣又料陛下英明而思慮獨不及此者必曰晚唐以內侍典兵故其權足以易置稷社今之內侍無兵雖縱橫不足以亂天下臣竊謂不然嬉笑之間有機穿焉樽俎之上有戈矛焉陛下不可謂此曹無兵也况修內壺司以工役為名為天下逋逃淵藪奸聚惡數百人凡州縣寨鎮之兇人巨盜州于有司不容于鄉井者皆歸之又散而集於其

座竊于其規皆內司之牌號也皇城禁旅實掌握之武庫也兵實管鑰之如此而尚得謂之無兵乎蘇軾有言方其始也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干戈取之而不足與其他日以干戈而取之孰若今日以臺諫而折之臣非嘗臺諫臣者夫不得其言則去臺臣之志願畢矣尚何助哉但不去二孺則陛下縱虛賞言官一日而九遷之於國家之安危實無所益且南衙北司勝負之分乃天下國家存亡之一決此則臣所甚懼也臣此月六日嘗移書宰相勉其終申屠嘉之事而七日即得寒邪之疾伏枕者幾旬矣茲又聞道路憤怨而切齒於二孺臣雖病睡不能著力疾輒為



此疏自知瀆犯天威儻 聖明自愛其國亟出二孺於外  
以拔膏肓之病根小懲而大戒使此曹得以全其身全其  
家即所以愛之也臣昧死惓惓下情無任伏冀侯罪之至  
不備

上廟堂書

六月吉日具階方某惶懼頓首百拜致書于

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鈞座前某竊見盛夏之月大陽無威  
盲風晦雨用事拔木發屋夜寒晝闇黯淒淒朝野震愕  
曰此陰剝陽之象奸邪剝善類之象大臣善類之宗主也  
輒據所聞以告某嘗謂天下之禍莫大於奸邪之竊國威

尤莫烈於奸邪之篡國威夫人主之威奸邪竊也歟弄於  
中外天下知之而人主未及知則雖竊也彼猶懼乎萬一  
之知則不赦矣一旦發其奸邪人主知之而罰不傷其毫  
毛彼得以蔑視朝廷曰無足畏者矣剝之初六曰蔑正凶  
六二又曰蔑正凶聖人重傷陽道之亡故以蔑之一字哀  
痛反覆而兩言之近日臺臣按發兩橫瑄及其牙爪三四  
輩此天下之所共快而亦前乎此道路之所指目而亦人  
主之所獨未知者及此之時斥去一二則此曹尚有所懼  
曰國有威也側聽數日而兩奸從容上索祠邀去之牘玉  
音曰留至于一再而絕其請斷蛇不殊刺虎不斃人心惶



惶曰剝之蔑王之象所可幸者天誘 聖衷以內司擾民  
一事付之公朝此又南衙北司勝負之一大幾也前日之未  
言也其責在臺臣已言而未行也其責在人主今付外則  
其責在廟堂他如小人庸人之為大臣反倚此輩為援者  
天下所不責相君自為臺諫為侍從為執政正色朝端中  
立不倚負天下重望望之重者責之深未知何以處此前  
歲以一奄孺之隸逐一臺臣此國威之一屈也聲生氣長  
陵蔑紀綱皎皎莫可誰何今日之事若不幸而國威再屈  
則豺狼當道自此不可問矣國家社稷之存亡在此一決  
未論他日之事即目前而觀則臺臣言之不行惟有掉臂

而去此曹思慮益深術數益密必將援一同類者入臺以  
角善類而空之剝之初六曰剝牀以足夫害人者先壞其  
牀之足害國者先壞其國之足剝之六二曰剝牀以辨  
者床之幹也床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位也  
陰之蔑陽先剝其足而後及其幹彼其敢於與臺臣為  
負者剝足也敢於剝足何憚而不敢於剝幹乎今日逐臺  
臣明日駁駁逐及大臣矣若俟其逐而去不若為天下西  
家爭一勝而去乾道間淵覲之橫諸君子攻之不援陳  
政以一言逐之紹熙初姜譙用事留丞相以一語去之  
之去姜譙陳之逐淵覲豈他有奇術足以撼其君不違



得其泄報左史西掖之除漏傳兩文昌過府之事顯矣其  
迹深中上心故二公甫下殿而三奸已出門矣况今之復  
璫腥燄熏灼其頌白之迹又不止漏泄差除而已 聖上  
英明決不肯終庇狐鼠但前此未得實狀所以不信今而  
臺臣所奏具得事實况付之外廷此 聖上疑中之信也  
易之坎曰納約自牖所謂疑中之信正是蔽處之明其具  
入之幾不可失若萬一爭之必不從則某又有一說上可  
以不傷人主之心而下可以慰天下之公議內可以開小  
人之路而外可以無損臺諫之紀綱而公朝又可以專為  
一節不必忌今臺臣所劾內司之爪牙直胥史耳其富埒  
國其惡滔天若二三大臣坐朝堂粹然呼此數輩於堂下  
以其奸狀而籍之然後聞奏則二兇既以得免為倖彼  
又可以嫁其惡於此曹以自解于上而九重亦可以自白  
於天下曰前日毒民之事皆此輩為之果非禁庭之所知  
也一舉而釋君之謗抹盡綱之軋開小人之門解天下之  
怨留陳之事又不足言矣不然青史書之曰南衙北司勝  
負之決自某人為相始其實為相君惜之干冒鈞嚴下情  
無任悚惕俟罪之至

與廟堂書

某惶懼百拜申向宗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鈞座前 某竊謂



天下之大可畏伏於不足畏惟其小而不足畏故其發也常至於不可禦昨者夜浦之盜其初不過鼠竊使州郡監司即撲之豈有後來之酸酸哉惟始則狎而養之中則諸而捍之故終也至於上勞君相宵旰之憂再易部使者調重兵而後足以勝之前事可鑒已乃者道阻藉藉謂郊關之外白晝標掠之風肆行無忌客舟非三五十艘氣勢聯合不敢西上其地即龍山廟山之對境其巢窟曰童家會後曰後杭是也其居環數里皆無藉子平時販私越禁出江入海其舟白刃林立今則專施其毒於客舟有訴于天府者往往視同常事而輕釋之由是其風日橫有奪其

貨而沉其人於江者有拽其舟而泛其載以入海者微嚴衢婺之人遭其慘者凡十數矣近又聞如陳其姓士人父子兩人遭刃幸而不死掠去數千緡囊篋席卷僅逃其身和其姓舟人被掠一萬三千緡米一十四石舟中之遭傷者數人嚴之淳安有課社每月用盞子發試卷到京委官考校近忽遭盜舟拏奪舟人急發一二盞以示之乃故紙也方得棄去似此態狀烏可養奸若護癰吝疽必為腹心之急證又聞南蕩塞卒與之交通為之耳目其商旅之實舟江滸某舟某物此曹一一密探及至波濤之衝專以迷船為名如取諸懷及有司捕之則或縱或擒皆在此曹之



手此尤不可不察者也。欲皇朝廷急行下安撫司及東西  
憲急作擒捕大者即正典刑小者去其手足然後可以遏  
滔天於涓涓撲燎原於熒熒仍嚴戢後杭之舟出入不得  
帶凶器所有南蕩塞卒與盜久稔不無以革之據在籍之  
額分隸遠塞仍於他所分撥生頭兵卒以填之此亦轉移  
變化之一術也得於見聞者如此不敢不告惟公朝密施  
行之幸甚

達嚴郡守

某因回使就有懷稟近桐遂壽淳四邑民准大府督賦之  
命甚峻田野震懼某切謂此未必出於君侯之本心也

往往有迫而為之但在府由措辭與幕府擬筆迥純乎非  
君子長者之言雖然若使久在民間而不輸雖殺之可也  
今淳安家追戶對類有輸足之鈔又有預借之關縣一切  
不理又重借明年民莫敢不聽又督借本戶民亦莫敢不  
聽如此則不可謂之化外之民矣而縣家方喜砧斧之下  
有銅山焉如近日盧某此淳安之佳士也婦翁被追婚代  
出官既有足鈔又有借之鈔可謂純民儒士矣止因與  
吏輩一語扞格徑為裂衣冠押之獄張皇暗中於大府將  
以作大威福應宰當即悔之已無及矣今盧族以君侯方  
入左腹之言輒為一札俾某轉伸札中亦不明言是非亦



不設冒犯府吏倘沐台慈憐其婿代婦翁察其已輸足已  
還借有足鈔有足由特為一轉福筆由里幸甚至若縣家  
六甚之急絃可畏之裂燄亦望 君侯為赤子寬之一分  
某為父母國請命不知狂瀆惟 君侯其赦之

回馬總領

某惶恐端肅加拜申稟總領都運大卿台座前某伏拜台  
翰讀之汗下某備員百僚底安敢妄發達官書自束髮受  
父兄戒素以干請為耻况代人為請乎某自去夏入館以  
來未嘗作一字為人賂監司州郡而乞丐于外不謂何等  
不肖子敢以賈書塵突自非藻鑑精明必為所欺某前載

備數吳門僉曹亦得一假托臺諫書者搜其橐猶有二三  
十封即白之郡鞭背而拘之園土郡賴此而後來者不敢  
以偽售矣大卿平昔風采赫奕此樣無賴輩到手不可放  
過也某繼此或有書到當於月日姓名下用名記以別真  
贗然亦決不為人發丐錢書若有之必偽也乞置之重憲  
以清奸慝拜賜弘矣

與包宏齋

某惶恐端拜申稟提刑龍圖大卿侍郎台鑒某向也得侍  
立玉於鴛鴦行見格心一疏喚醒醉生夢死於卓然有立  
深為 朝廷有人賀未幾執事以繡衣而各荆棘某雖得



升堂下稟餞之拜而未能一牋申平寇之賀其豈獨無人  
心不為國家喜哉蓋有憂焉以奪其所喜故也東南一角  
二天下四種潰爛所恃以壽如綫之脉者僅浙右三數郡  
一粟漢必爭之殿倉也小人負乘致寇其禍乃使君子當  
二朝命借重望壓其衡自非深謀密運萬全而動安能破  
數十年不可入之巢窟哉未幾波濤洶湧變白為黑公議  
幾為之一厄息壤之盟猶在而三至之杼已投中山之捷  
方聞而謗書之篋已滿功之足以招忌如此執所賴公議  
之憾卒不可拔今日之事是亦幸而集也雖然轉石拔山  
是非顛倒何朝廷之靳於賞功而不靳於賞奸賞盜歟此  
某之所以憂而不敢喜不敢賀也因郡卒便僭及惓惓憤  
悶之心伏丐台照

某游有稟事近浙江間有白晝剽掠之風客舟非數十  
為黨不敢西上其地只是龍山相對所謂童家會後及  
後杭是也環一二里所居皆無賴子平時販私違禁其  
舟出沒波濤白刃林立卒然遇之則姑以買物而爭登  
客舟若隨其所索委而與之則幸而免不然則掠而去  
之近富陽令有一親戚遭其毒遂合縣尉捕之得三二  
十輩執而歸之天府往往付之等閑輕釋之近日頗橫  
嚴發之舟遭其劫者數十矣此事正隸繡斧須望牒臨



安及遍帖。尉嚴禁密捕大者，即正典刑；小者去其手足。然後或可勝之，仍須嚴榜禁後，杭之舟出江者，不得帶凶器。有者許送尉拘解，或可戢之。不然郊關外不二里，而威令不行，其何以立國乎？却望密切行之。

### 與寶慶風宮教

示惶恐端，肅加拜申。稟判府宮教，即內除郎中台。前某念目夏間，伏辱台翰，且拜臺餽，以師門而摩撫後進者，如此感當。若何繼嘗，潦略具荅，狀謾尔微。芹伴空函，計徹岩雪矣。其備數百僚底，尸素一年餘，拭目時事，中夜感慨，聽不能着。雖下僚性當，思不出位，然鳴雞起舞，自有勃勃不能

過者，敬以判府施足以大受，才足以弘濟學，足以謀皇而斷國坐之細旃，立之左坳，則所以沃君心而起世道者，亦大可觀。一麾翱翔，能不動宣室之思，邪西邊苦竹之園，危甚幸而城中堅，恐虜以乏糧解去，傳聞通又圍嘉定，聞此即子女玉帛所聚，虜垂涎久矣。又須常得天幸可也。若人言則戈朽戕鈍，直可慄慄大理，既為瀆破齒，失其脣，聞線豈可直達滌澧，此尤可憂。淮哨未棗紅，而來生理一空，強隣四面迫我，而左右顧無一人，能面此發一矢者。朝除暮遷，不過應副人情，富貴姻婭，曷嘗念及生聚教訓乎哉。近天府易帥，以馬華甫代人，望甚厭服，然圻漕有除職，暫三



之命或謂汪意在王而始借馬以壓物議未可知也但今  
之兩司非頑鈍無耻耳於群貂者不可為恐馬未必言  
來耳時事可憂者類如此因風及此乞恕其僭伏丐台照

### 回吳退庵

某惶恐頓首再拜申稟判府提領節制大資相公鈞鑒前某  
十一月十八日伏拜十月間鈞汗驛日回緘始疑誤投寄  
之再而後敢拜悅而讀之乃知江湖不肖子以屬書干瀆  
且辱毫魄而遣之是使其重速遣也某自束髮受趨庭教  
干請之戒甚嚴而况代他人干請乎某自去載之夏入館  
未嘗為人作一字乞丐于監司州郡每見一等無賴子自

為劄目列注宅街沿門作謁以乞書名者某甚嫉之惟只  
堅拒而排去已嘗榜于門曰例不書列劄不作監司州郡  
書凡游士過訪者必先扣其無索書之諭然後見之某非  
固矯枉過正亦自揆百僚最底不敢妄發達官書耳茲承  
鈞諭所謂窺其氏者某不知其為何人欲望鈞旨索而鞠  
之重置于憲亦可以清奸慝而杜干聒也伏丐鈞照

繼是或有書問當於月日下用名記以別之  
然亦決不為人發馬錢書萬一有之必偽也

### 薦洪尉

某等惶恐端拜申稟都運判府安撫待制台座前某等竊見  
庚戌同年仁和洪尉蘭文章政事兩以優稱初筮奔走使



節下比及一年本不欲自鳴然恐如叔向所謂子如不言  
吾幾失子輒代致酸棗之喙如蒙少借造化則一言而識  
臆衷在并向不得專美矣瑣瑣瀾瀾伏正台照

薦王新班

其惶懼僭越端拜申稟侍讀提舉端明相公鈞座前其學謂  
知賢者必當有所薦妨賢者必當有所避帝朝命官必遜  
于父戕伯與遜于朱虎熊羆濟濟之風今不可見已知賢  
而薦此相公事也其不得出位然自知妨賢而能避其猶  
可以希相遜之風乎通聞朝廷指揮再開史局方搜天下  
英傑其實不才濫叨史館今切見從事郎侍班王其令

發身家貧微骨其踐履在某上學問在某上文章在某上  
冊鉛點勘實維其人敢以某所領史館校勘職名推以遜  
之而某自有秘省本職欲望鈞慈特賜備申朝廷乞俞所  
請庶幾其免妨賢不避之議而相公亦無知賢不薦之愧  
矣干冒穹嚴下情無任悚息之至

與趙端明

某惶懼端拜申稟判宗端明相公鈞座前某念自壬子春得  
瞻拜階府遺侍一瞬四周星夜望南閩聚奎熠熠知一代  
英傑考槃在阿之地也某去載嘗便翼一紙走起居問去  
鴻飄飄不識徹岩下電否欽惟手決河漢為天下文章三



主為負宇宙為宗國廟社命脉當今柱石人也江濤洶湧  
之秋眼中人才左右顧無一可當緩急者野水孤舟之句  
未嘗不中夜撫掌為世道浩歎邇聞朝廷寓意江左夷  
吾將強起之而東山高卧迫之堅不動仕止久速某知元  
生之所以權衡乎時者審矣雖然山中雲出雨太虛洗濯  
一番山更好蒼生固以此望英嗣司令著郎到此某幸得  
一拜識未幾亟索祠歸何歎豈期集之審固當如是歟却  
不肯久去膝下歟某尸素蓬蒿十年無絲髮補國雖下  
僚惟當思不出位然寤寐時事鷄鳴起舞自有勃勃不能  
遏者日夜鞭勉惟恐有負師門使鴈如可賜之箴砭惟可  
勿吝茲因司令錦歸附使致安問伏丐鈞照

回趙端明

某皇懼頓首端拜稟申判宗端明相公先生鈞座前某作者  
伏辱鈞汗寵報且領鈞貺潦略具荅狀附之回翔深懼不  
敏敢圖鈞慈與門墻小子下交乃如家庭相接之氣象  
何為得此於先生也某備數百僚底絲粟罔功蚤夜兢惕  
深懼負所學而負師門前輩謂慶做好官而不愛做好人  
某甚以為戒夏五奏對愚天下三字深犯時忌頗聞貴人  
銜之此月下旬洪豸再疏二端盡力攻之而不勝六月十  
一日除目蓋為逐洪豸而恐在朝者紛紛故例一美遷居



杜公議之口耳諸公得此果不言幸三學之士為之  
二十三日洪豸再除常卿亦姑拚外觀其實為二墮地  
其病寒邪伏枕者兼旬睡不能着二十六日又力  
書擦蛇虺之頭此日王潛齋為擊去次日李文溪又  
去文溪嘗疏二孺故受此禍潛齋聞亦因此事與上  
合時事顛倒一至于此其勢只得見幾而作矣不然  
必及莫可避矣歸使潦略仰報先施伏乞鈞照

通方宮使造黔侯祠

某竊謂當今天下何哉戎狄豺狼擾我金湯正智者效謀  
勇者效力之時也而明府乃貼牒劄奉使府命俾駕

孫同新鼻祖祠宇水平一籍圖鳩三千  
急之務然亦不能無謂焉田單復齊而有神  
東晉淮肥之靈蔣山而草木人形暗淮派波袖  
今日之舉其意亦猶是也夫悒神貼者不一姓獨  
宗是鳩者猶清平烏龍之廟成於邨安樂侍郎之廟成  
何子孫之責也非惟公上之命不可違神祖洋洋如在况  
虛谷先生又神祖之流芳者也不以是而應公上之命其  
將何辭吾宗勉旃伏乞台照

荅何毅齋求薦

某惶恐端拜申稟判簿帥簽郎中尊友兄某去冬



永鄩字時朝議分相已定書不書元無損益是以姓與與  
翁言之不欲多言使胥失之也居無何策馬西去乃為  
陽花木保師一見即相知羅之議幕薦之公車留視  
大勝造物相成就固自有所也承聞北風之惡使人抵  
天地中氣所宅犬羊窟之今尚有五十年窮山陰谷為  
霜所扼一陽動則迸裂求出以求附我正統遂現起舞  
惟其時惟吾兄勉之內屏惡不鄙垂諭薦書弟某被譴方  
新惟當閉門以自省匪惟不得而書雖書決無益也今  
太博為一世名勝近歸自廬陵今近舍遠取呈甫持正不  
笑我乎某苟可效綿何敢自愛而以德之愛亦有望於君  
子也草略占報不敵來施惟祈台照

### 達朱南山制置

某嘗謂人生宇宙間翕忽之聚皆有定分而豈徒哉昨尊  
執事玉立朝端某贅員班底得以親切門墻今尊執事持  
節江淮甚馳驅王事入見並轡原隰四方上下無往而不  
光隣績之光謂非分定可乎一介往來篤叙隣好禮也信  
敢有稽汗我顏甲屬茲陽剛方長歲除伊邇荒山云氣  
宣不腆登載副箋以贅履端之敬高誼鑒忱特賜系紀  
幸億秣輜漬崇嚴伏墨戰慄

### 達趙都大



某憶昨在班中獲修一紙之敬悅疎記曹兩見寒梅照然  
題日之溫燁甚郁雲之既開城如見諫議其何忻快之如  
揆辰天地三陽萬物生意恭惟某官從容論議樂只淮阿  
明捨簡知穹示禁佑台候動止多福大卿以畢原鄴鄩之  
招德■蒼歆問之名望內之為磐石外之為杆城固三三  
也而高臥不出何歟龍泉太阿當為宇宙間用若久藏  
中其光射斗牛自有不能揜者豈世無雷煥未知至寶之  
所伏耶

達李提舉

生平慕蘭之心木快識荆之願所恃燥濕氣珠之相合雖  
曰未面而心固面矣棠陰蔽芾瞻之在前敢不封護惟謹  
比者忻聞建臺未遑專貢首以為人之請衡陽推官楊某  
於某嘗僚今以其屬城掾受察于節下千里之書借羽言  
徹其姓名于左右某未見顏色而言則隣於僭拒人於千  
里之外則又幾於固用敢忘其僭以免於固輒為拈出借  
蒙恢之以仲尼之天覆之以少陵之履幸矣于聒陳亥三  
祈台照

賀盧可庵鄉舉

自春暮稟別於化成堂一瞬景物累改蓮而菊菊而梅  
絆繁吏塵池邊之吟籬下之酌弗克與兄共之而嶺



寄又復疎濶穴實奪之非敢慢也久不聞鄉信試後三三  
幹歸急走問之雖得榜而未知其人然玉川一氏必三三  
爲行中人也十月終有來自鄉邦者方知執事魏奪三三  
急用言舞此事爲况不平久矣吾今而後知造化終三三  
時春官祭上更宜勉之令射冑監發軔天地成就人三三  
有地方十七兄爲鄉賦首新刃發矧其利如此可喜三三  
吳門况味粗安藜藿每旦入暮出府事如蝟毛惟庶三三  
不敢不勉

答吳是齋問乞巧文內子厚少陵事

比便鴈拜狀繼承誨答感甚怛甚暑中六合爲壘惟有  
單打眠無由嗣箋稟起居而鴈使叩門乃拜琳琅之絨金  
玉之餽上樽太牢甘瓜物珍而豐何以辱此長者賜弗敢  
下拜芒背汗面而已貧家雖無巧筵然蘇水有具對銀  
不寐寘矣少陵子厚嬉笑皆成文章執事拈出俾其忝  
注脚某妄論謂方員苟齟齬丈夫多英雄少陵生平不遇  
者在此子厚附文終身為巧語所謂天之所命抱拙終身  
豈因巧而得拙歟然不以人廢言醋革一段鞭警也先生  
以爲如何

賀盧可庵赴春官

昨聞秋帖香名亟奏書稱慶繼辱誨答剝用忻浣鄉邦英



氣運輝乎山川課盟諸丈所作香滿西浙不但卯峰區區  
之議而已百里三元豈三山所得專美哉諸文聯翩上春  
官辱以義約見諭覩此盛事敢不薄助授之回翔矣執事  
與介翁煥翁鼓行而前全勝綦但世事悶悶人意明目張  
膽推倒一世雄傑可也不然反為高科羞

回賀何正書

采有門深雪罔知宇宙間之寒燠是以於親戚鄉黨間皆  
不修修元正賀可謂缺典專俾以台緘來喚醒溘睡漢真  
三尚懷喜可量哉鮮鱗玉粉之頒品品珍林下拜登受之  
三風郁郁寒茅屋矣使旋返本此以復命其諸謝私尚圖

嗣控

回魯國正謝銘書

某昨蒙不鄙緘示先大夫平生實履某飽聞典刑舊矣昭  
昭年華實印我心是以不果別作何必專城言謝為也坡  
翁祭文有曰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蓋富  
韓公范蜀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張文成公而已某於先  
大夫亦云適有慮囚之行役其謝潦草伏祈台照

回盧可庵

懶采枕書困忽聞打門聲起視之則滄海頻渴萬寶畢呈  
吾可庵辱貺也盥手摩眼疾展快讀其秋後之山露下之



癸霜中之菊與雪前之梅竹斲玉之謂何敢辭也

回許國正爭妓

前日蒙諭已知其不可而見之報牘矣專械再至何猶未  
能忍情而介介於此耶某謂為柳下惠則可男子則不可  
執事為磊磊豪傑之士則可自家以拘拘尺度之士則不  
可且望就縣行移若或置飄風之過耳則又愛執事以德  
者也

與吳是齋

卧牛衣山中因知世界上事但見晨窓白而黑黑而白則  
知朝而復暮暮而復朝也厥有拍其肩而告曰桃符又換  
詩新句矣感物景而思朋友不能相與一樽訪梅花而尋  
歲寒盟心耿耿乎不寐也某物聊為詠春亭怡集一笑之助  
回盧可庵饋物

某坐看峽雲來往靜觀天地心見往古來今於穆不已之  
命元無息也遙望風露天遙此心同也此興同也伴來以  
書餉我雙魚朋酒便當漑釜鷺洗盃杓以承嘉德矣草草  
切希台照

達宋雲叟薦毛伯明

某昨歲之夏在山房弟處得挹睟盎爾後梗汎于旅渴賢  
之心夙暮耿耿率尔有稟鳳林毛舉之鄙人也挾風水而



嚴遂家焉今有二子曰伯玉伯明克世其家久聞蔗峰下有  
有皎皎者曰宋雲叟屢需鄙字求見伯玉者間在胡戎坐  
間已識紫氣獨伯明未獲瞻際數字相其行倘有鞭策惟  
仰是聽厓率奉簡不如書儀切祈鑒亮

達王翠麓薦毛伯玉

一毛伯玉迺至佳章兩軸其一則令西賓省元作也愚難  
心從之餘見珠玉不任喜慰遙想胸襟冰雪主賓一也十  
葉為榮某念昔在江左時得托好寅恭承揖共濟孰非大  
惠十年往事今在夢中自丙子去山中盜起焚劫一空挈  
家于外于今四年萍梗東西未有定止望翠麓潭府三槐

如故真如桃源洞天起敬起敬某久欲一紙問起居而未  
能適伯玉過我相與道令德伯玉正欲求見遂作此以相  
其行聞翠麓方欲擇佳山水以為千秋之藏伯玉願以杖  
履從聽鞭策草草上狀不如書儀伏丐台鑒

答盧可庵手帖

山中拊耳不知五月又一陰生矣脚跟不定於親黨之禮何  
誕之瀾兮使价扣寓廬蒙惠舒鴈籠炊丹杏三味俱佳下  
拜登受蒲節不荒落矣山崖率奉荅未既廢心伏祈台照

回洪司理為親壽

日坐故紙惟無從奉書伊我懷人寤寐展轉扁舟挾策過



洪都日迷五色使人知氣忽奉來教如對玉立其為忻快  
可量哉內帖有盛饌何從得此篤敘締戀為吾親壽當於  
前輩求之在某亦曷敢辭但見任講壽禮於條有碍若曰  
於已則不可於親則可畢竟費注脚用是例以此謝而不  
敢獨受於執事也其為感激與受均之

送物與陳宜中丞相

某忻審玉節建臺未遑走一介修睦鄰好非禮也寒煥起  
居已具吏措外由中有敬敢申布之某觀風非據屬在同  
舟倉庾狴狂雖曰各有攸司然視時聚散使民免於饑仁  
意周匝庶幾輕生者少遠罪者眾刑可期于無刑河潤豈

古九里哉某與一道生靈並受其福某將忱無物涼能風  
一登載副箋不以鷓鴣毛而片之幸也春村暮雲迥風懷俗

送物與盧可登

遂以九日蚤臨地雖好世界人無登高佳興然獨酒對黃  
花長歌笑節之詩會中不有一日太平某率爾池魚年終  
珠龜百事吉專人持薦黃菊之未得蒙一咲幸甚崖略奉簡  
勿祈親亮不宣

遣花粉禮往項宅

冰雖時雪中開霽正下起元敬惟某人德配陽休氣排冬  
雲台候動止多福其惟禮曰婚禮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



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者也苗君子重之某以仲女托  
之門牆近禮既行則百世之好方自茲始聊奉薄禮所以  
將其敬也倘蒙不鄙而頌留之幸甚

古山集卷之二

校峰集卷之三

啓

賀董矩堂

其學以審光膺典冊進秉鈞衡有王佐才人謂用仲舒之  
挽任天下望今乃得伊尹之時皇路大亨蒼生胥慶孰不  
交頌於頌語僕方願獻其忠忱某切謂自古至今未易有  
明良之會惟天祚宋豈終無平治之期每念吾皇屢更元  
躬越若老奸之執柄遂令上意之吹蓬但欲損外廷之權  
以開內廷之罅雖宸聰英斷視堯舜無以過之然中書  
積弊有周召不能為者而况暫焉家司之虛佇沸乎人心



之多疑或云巨奸之復來或曰外闈之晉拜議論交撼證  
候可驚忽聞昌運於千齡乃宅耆儒於百揆致君之責實  
重當世之務孰先共惟某官四海一賢兩儀間氣齊家治  
國平天下夙韜大學之經綸佐王經邦統治官素抱太平  
之綱領時止則止當為必為人盡倚冰我則為仲宣之接  
斯亦方辭曰我則為裴度之請行既深愜望霖之心宜即  
是擎天之手然適處艱難之會正有資撐拓之功仰而思  
之并無事者如國計當裕而邊防當飭士風當美而民瘼  
當蒸此雖久積於弊源然尚可施於活著惟獨正邪勝負  
之際最關治亂反覆之幾清晝之狐狸方嗥南衙受屈高  
岡之鳳凰欲集東方未明垂千絃轍之一更宜子旌之四出  
多培元氣少抗外邪使朝廷之肅然則宗社之幸甚某自  
摧禮闈之柱即裁化治之挑聳觀登庸喜至欲舞燕雀賀  
夏先歌莠寒士之詩蟋蟀吟秋當續得賢臣之頌非私禱  
也與衆望之謹具啓事專人馳貢鈞墀百拜申賀伏惟鈞  
旨俯賜鑒察不備謹啓

賀何提幹

恭審八登法從就領神臯夜半思賢動聞漢宣室之名目  
還作故寫見趙京兆之來輒持一瓣之香以贄九頓之賀  
共惟某官才弘且毅器博以周運斤成風解全牛於四顧



策轡空電洗凡馬而一空自其不卑小官於州縣之間已  
知得降大任為社稷之重剛亦弗吐柔亦弗茹以霹靂之  
手而杞麾威於不怒信於不言以天地之公而持斧翺翔  
御月驅馳使星足用度而不斂於民士無飢色有仁義而  
可利吾國王曰適歸第版曹適當煎熬之興之衝而京邑  
又有彈壓不行之弊孤嗥萬狀蠹穴百端如上必欲無拂  
乎人主之私心而下又欲不傷乎天下之元氣雖有智者  
實惟艱哉惟公權衡二者於熟慮之餘則我邦家庶乎有  
無窮之福方見君子有益人之國毋使小人執理財之權  
蒼生望之赤心及此如某者窮途場屋借迓右階雖素無

根柢之先容未甘與草芥而俱腐月烏三匝方吟遶木之  
無依兩燕孤飛尚冀捲簾之放入一忱歸嚮萬古莫彈謹  
具啓事專詣台墀申賀懌台旨俯垂鑒念不宣謹啓

賀王僉樞

某伏審顯膺宸渥權贊廟謨江左喜見夷吾屹為砥柱中  
國欲相司馬先領天樞增重朝廷聳瞻夷夏共惟某官盛  
名蓋世直道致身於衆人方醉之時冷措醒眼居萬物為  
園之世獨秉方心越從班班乎中外踐敷之時已知卓卓  
乎弘毅重遠之器總司制司之條畫足鎮關中春官天官  
之規模可推天下宜從瑣闥即上幾庭矧惟世事江濤之



秋又值人物晨星之會兵燹而國弱財匱而民貧及閒暇  
可以有為以疑信費於虛擲惟事事備乃可以無患言人  
人殊何以成功必資運帷幄之中折衝尊俎然後坐廟堂  
之上不問甲兵邦其永孚於休公有無窮之聞某竊依大  
厦側聽溫綸休哉登庸喜而不寐帝謂何見之晚漢豈憂  
凶奴哉天將大任是人商為真宰相矣非私禱也與眾望  
之

賀程僉樞

某惶懼頓首加拜稟申

樞密端明相公先生鈞座前某伏審明廷渙號右府外賢

正念李牧廉頗異精神之強趙王命程伯休父圖宥密以  
興周增重朝廷聳瞻夷夏共惟某官淵源伊洛人品富韓  
萬頃涵波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一團和氣聽之也厲即之  
也溫自入長於烏臺即躋榮於紫閣御史作朕耳目持劄  
亦不吐柔亦不茹之心文昌為天舌喉行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之事宜從雉正徑上鴻樞舛惟同云云某以書生為門  
弟子聞明主得王佐才休哉登庸喜而不寐紫泥一下咸  
謂僉書之得齊賢甌墨又新倚需中國之相司馬非私禱  
也與眾望之伏巧鈞照

賀胡殿院



伏審擢從諫省晉貳臺端玉立坡頭久抗青蒲之節芒寒  
殿上再揚白簡之風除日一領僉口交慶共惟某官邦之  
瑚璉學者斗山忠言嘉謨有舒蕢諸子之不及細旃廣厦  
非唐虞三代則不陳龍旒簡知豸冠益峻當栗烈冰霜之  
操為胚胎霖雨之基某竊萬間喜聞三接燕雀之賀慶  
屋輒控輪囷鵬鷲之在秋天佇觀凌厲深慚塵瀆伏乞端  
渥

賀丁司諫

伏審龍堆疏渥騎省外賢白簡回天已芒寒於柱後青蒲  
伏地又玉立於坡頭吾道之亨下民是望共惟某官邦之  
瑚璉學者斗山我惠文之冠風采聞於天下坐細纒之席  
仁義陳於王前簡在帝心擢司廷諍君子得與民所載也  
母使昌黎之疑陽城袞取有明我儀圖之更令淮南之憚  
沒黥栗烈冰霜之操胚胎霖雨之功某竊萬間喜聞三  
接輒憑一紙以寫萬分無任冰兢伏祈淵鑒

賀吳守

某伏審宸陛疏榮輔蕃借重一絲高潔猶有漢故人之餘  
風千里廉平又見吳河南之作守下車戾止交笏慶之恭  
唯某官眉山之蘇華陽之范逢山直上便當執筆於二螭  
殊寺橫翔胡尚持麾於五馬行且名矣姑少俟之某一別



轉頭五年撚指未由面賀徒切心傾維巢而鳩居之幸有  
滕君之塵在及門而馬後也勿云為賈之賀近盈臆願言  
非舌可盡伏丐台照

賀邱正言

戊戌狀元之及第獨冷甚安慶曆御筆之諫官新除再見  
鴈鳴而和鵬怒則飛喜直道之可行宜清朝之增重忠良  
伴路已辨蔡君謨之詩議論回天必須張元素之力非私  
傳也與衆望之某雖病欲歸因喜亟賀萬間之托大厦不  
徒私上棟之安一言之訂千金庶或伸南衙之屈滌漸塵  
瀆伏丐淵涵

回趙少保

某伏以天子維辟公實賴駑駘之助宗廟為小相偶叨駸  
走之聯奉以周旋曰予先後適際慶成之始允為無疆之  
休未啓賀私先蒙遜牘兄弟婚姻無胥遠矣來此雍雍神  
祖考其安樂之錫之簡簡畧申稟謝未究願言伏丐

回鎮江徐總

某伏以諸侯上之王人已聞環召三館中之冷客猶辱盃  
傳旨哉竹葉之香華美菖蒲之節久聞公瑾願為不覺醉  
之交未許屈平乃作我獨醒之客下拜受也中心藏之伏

台照



回王檢閣

素伏以九重渙號半刺借賢奏上汗青已就補天之功香  
傳泥紫忽催分月之行除目一頒僉口交慶恭惟某官師  
尊姬孔奴視遷寇維驅龍之珠惜為漁者之所得然塞焉  
之福詎非鴻造之復還復當立柱下之斑胡乃屈治平之  
駕會且召美姑少休之某不能留行慚無舉羽之力薄言  
往送真寬接浙之期無限心丹尚須面白伏丐台照

回南班冬

曾雲喜書又報有年之兆趙口可愛易為向陽之春茂對  
昌辰宜東殊祉恭惟某官為老旨取樂大雅不群舒柳放梅

天必私於玉葉拔茅連茹地行錫於圭桐某濫伴吹黍又  
聞鳴竹方圖面賀先辱手箋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家通仁  
人之里一陽為復三陽為泰願休君子之明無限謝丹尚  
須控白茲祈台照

回徐總

君子占七日之事陽從地起王人序諸侯之上福與日新  
方擬慶筵先蒙巽汗恭惟某官氣排冬凜德配春和一統  
添長緩如絲之六轡重綏噓暖回挾續於三軍或造其歸  
可拱而俟其冷伴青藜之杖浪辱蒲萄之觴既有滴紅雪  
憚斗十千之直第虞食素不無困三百之譏感截諸心言



不盡意

回西倉送酒

茲審揚旌拂日擁燾朝天且分萬斛之春例及百僚之京  
先生節朔惠重泰山今朝捧漢殿之觴彼汜丐者多矣他  
日作商巖之醴願公溥其庶乎且此控酬伏祈錫登

回皮嘉興

氣應黃鍾又報放蕩之信香凝畫戟頓回焦李之春對此  
新陽宜尔遐福某未由執贄先辱傳觴勿謂孺文之飲此  
特私恩但見公瑾之交不覺自醉下拜受也中心藏之幸  
有滴紅寧憚長安斗十千之直第虞飡素不無河湣困三  
百之譏咸藏諸心言下盡意

回南班正

玉曆頒春又報桃符之換瓊源襲慶宜增萬壽之長未即  
贊恭先蒙墜汗恭惟觀使領衛太尉振振公子藹藹言  
人抱頰金枝自是向陽之木分封圭葉行連拔茹之茅與  
時偕行何福不至某居蓬山底托摠蔭邊四為鄰五為隣  
幸甚潘籬之剖破三于耜四于趾但求畎畝之歸耕亟報  
掌書餘需面賀伏丐台照

回詩秘書送物

某無功受素飡之祿方懼河湣之貽譏聞君上白玉之堂



乃許瀛州之隨步未由贊慶先辱貽箋餽我生魚既有此  
天池之便酌之浮蟻又欣回冰谷之春玉蓮深與於苦心  
編瓜可托於水好繁然之文雖然以相愛得之若驚長者  
之賜少者不可辭歸之斯受尚頌面白以控心丹

回王漕賀新除

伏以東觀底僚偶塞除書之數西清法從忽來華剡之頁  
得之若驚報於何有退思僥冒益重凌兢昔縉閣乎道寧  
山之藏尚訛渡豕今起躡乎蘭臺即之選寧免濡鶴所當  
後汰而前揚莫匪左提而右挈一字之褒榮於袞辱先施  
之十

台會

回安吉楊守

六十屬觀象喜頌魏闕之條二千石惟良勲作雲溪之慶  
與時偕極何福不臻恭惟某官風韻浚明天資凝遠陽春  
布德已奉行玉札寬大之書肆夏升歌即展布金奎論思  
之事某未申贊賀先辱貽箋茲飲公瑾之醇醪不覺自醉  
若作商宗之醴酒更賴汝為感之在心言不盡意伏異台  
照

又回楊守送重午

某冷坐道山罔記菖蒲之節香凝茗水忽傳竹葉之馨敬  
再拜之得一醉矣有餘謝悃尚頌嗣箋第乏報瑤惟祈



賀吳是齋弟中鄉試

種槐久矣殆如種德之多折桂以之何啻折枝之易山川  
且為之改色鷄犬亦為之動容恭惟某人博大弘深高明  
寬厚以是父生是子載瞻砌玉之芳以難弟得難兄共副  
儒林之望三獻小淹於抱璞一鳴始見於驚人淡墨書名  
不在郡英之下泥金作榜即為四海之魁

賀何梅境入太學

監闈奏凱帝學騰聲行當高占南宮而魁唱彤庭猶使同  
登瀛州而蜚英辟水造物者將玉其成就大君子益顯其  
姓名

賀何曾六又得鄉第

秀芝呈瑞已為鶚表之占撒棘登名果見鳳雛之捷金鈴  
夕報鄉錦畫榮共惟某人望聳儒林芳聯棣萼韋經教子  
於詩書尤用其心實桂收功在造化可謂有眼更看黃甲  
自有青繒某賀在人先喜如已有遙想長安得報弟兄兩  
慶和氣春風少頃浙漕聯鐘父子一門人間天上謹專由  
慶伏丐炳原

賀余吉甫升學中十一名

凱奏上庠共仰天荒之破名標先進咸瞻月窟之登香藹  
桂林光增梓里喜溢萱庭之色榮聯棣萼之華明時幸際



於乾亨嘉會果符於萃聚綢繆托好忻悱無涯昨陪賓庶  
之後塵過辱主儀之前席未遑歲謝徒重甲顏真綵驅羊  
盟手鷲絨伸燕賀策勳奏馬狀頭虎榜佐龍飛

賀人中鄉試

綵戲斑衣雛飛丹穴秋闈勇戰已登天府之名春榜聯鏤  
又續世科之脉

賀同年中鄉舉

高題雁塔增耀螺川鷺于下鷺于飛民獻有十夫之翼  
麟之趾麟之定天潢分四輔之輝宗子實為六一卿之  
榮適應五百年之盛茲逢喜事倍激慶悰泮水林中荷不

備同年之面凌烟閣上又將垂異日之名

賀周幾堂請舉

掉臂鄉闈登名天府看榜中姓字如吾友果是得人想分  
內功名在造物豈容欠我到此日方知篤信詩書之效則  
天下豈果無持衡鑑之明某如已得之逢人誇此燕雀賀  
屢敢以豚犬而代行鵬鷲橫秋更冀鷗鵬之速化心之所  
懼言不能宣

賀吳是齋入室

肅消良辰榮歸華第木石之奇規模之壯可知勢力之恢  
繩墨之巧斧斤之精皆出主心之用在道傍免三年之嘆



見胸射全室者存未至往觀且陪申賀遣蘇軾而致敬具  
畢竊以助懼笑而留之幸何大也

賀能和尚生日

日臨良月天借小春萬寶呈祥一佛出世人天共贊善類  
均懽恭惟某托在契厚倍劇忻愉敢指南極老人星仰祝  
西方無量壽謾持非物僭侑伊蒲

回人請

掃門求見方愧魯人之臯開閣相延乃辱郇公之翰圭三  
跪誦鼎九恩隆雖私心欲退以循墻然厚意不容於避席  
懽然之恩燦然以相愛辱先施之長者之命少者不可辭

事斯敬矣

方聘陳

元老克壯采芑之猷藐焉冷冑宰相不對治粟之問華矣  
名門昔相望乎周漢之間今幸托乎朱陳之好恭惟令姪  
女某小娘幼閑四德有南澗蘋藻之儀刑某次學生某家  
傳一編匪東山芝蘭之子弟荷不棄菲葑之體遂獲締絲  
蘿之盟諾既拜於千金幣敬陳於五兩圭馬而琮錦繡甚  
慚庭實之微屏雀而褥芙蓉行近門闈之喜

方聘何

咏揚州之梅清矣參軍之冑采新田之芑冷哉元老之家



幸作合之自天俾借榮之有地恭惟令女擬封于沼于泚  
習知鳩德之儀而其次男於禮於詩粗聞鯉趨之教幸因  
冰語遂契月書定盟已及於三年納采尚遲於一介雖聖  
賢之訓不以貨為禮然婚姻之始非以幣不交輒畧彌文  
敬陳薄贄主馬而琮錦繡愧無周行人使聘之將屏雀而  
稱美容尚與李監宅門闌之喜葵心無限楮面莫殫

蛟峰集卷之三

蛟峰集卷之四

序

嚴州新定續志序

郡之有誌所以記山川人物戶口田賦凡土地之所宜也  
設於浙右為望郡而界於萬山之窟厥土堅而隴上不受  
澗下不升鹵雨則潦霽則槁藪田則土淺而源枯介乎兩  
山節節級級如橫梯狀其峻者而耐其俗嗇而野其戶富  
者畝不滿百其賦則土不產米民僅以山蚕而入帛官兵  
月廩率取米於隣郡以給而百姓日糴則取給於衢婺蘇  
秀之客舟較之浙右諸郡其等為最下下而嚴之所以為



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賦不以戶口而獨以雲山蒼  
蒼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風在也郡誌自淳熙後缺而不修  
者距今七十餘年矣吳越錢君可則以太府丞來守嚴政  
事之暇為之訪蒐以補其缺編削訖事走書屬予為序予  
謂嚴為我 太宗皇帝 高宗皇帝建旄之地今  
皇儲賜履之封則一郡之山川人物風俗戶口田賦職方  
氏皆欲究知之矧惟

天子聖明勤恤民隱凡州牧之出辭入覲必詳訪焉是編  
之作非惟可以備顧問亦可以少助宵旰民瘼之萬一也

### 雲塔序

南臺沙合河路通先出狀元後相公此晉人語也至今方  
驗水遶壺公山莆陽朱紫平此古語也後渠水包山而高  
科者甚衆如響斯答豈人才之隱顯盡在天而不在人歟  
此猶曰陰陽家之說非吾儒所信也三山千簇寺七塔萬  
枝燈謝澍此詩蓋謂閩多文章士秀氣聚於山與塔也妙  
果院造一塔范文正公曰此番水文章之應因目曰文筆  
山後二十年趙汝礪果魁天下文正何人豈惑乎陰陽家  
者予謂宇宙間一氣也山川氣之宅山川之氣有厚有薄  
則鍾而為物為人亦異故山之潤者必有玉川之媚者必  
有珠茂林翁鬱芝蘭郁乎其間榿楠杞梓松筠檉栢挺出



而特起者必天地英華剛勁之氣宅乎此也惟人亦然穿  
崖深窅必有厖碩朴厚之人崇崗峻拔則當出磊砢爰業  
之士申甫降嵩嶽輒轍拈眉山其驗著矣漕貢進士方君  
至京謁予謂其鄉自溪堂後未有顯者今幾百年氣數當  
一復陰陽家謂是水口值風雷峯若文筆聳立當有拔巍  
科鉅擬其鄉之同志峙一塔於雲頭之峯以迓氣數之復  
予謂君不必以陰陽家為辭但舉文正之言謝氏之詩以  
扣同志孰不聞風以興

橫城義塾序

橫渠先生有志於復井田之法嘗慨然欲共買田一方書  
為井田而行之一鄉先儒之行好事其志之烈如此予於  
三代鄉里之學亦有志焉嘗願得屋一區聚鄉黨之英教  
之讀書講明義理而躬行日用之斯亦可以自求相規之  
益也歲在庚申發之士相與踵門而告曰吾鄉有橫城蔣  
君沐慨然有淋後學之志朔義塾而請予為之師予曰是  
予本心然師則不敢姑相與正其始而以待當世之賢師  
可也明年春扁舟泛雪直造雙峴與塾主相與訂正所以  
為教之條目一旬之中以九日讀書講明義理而以一日  
為科舉業條畫具行之歲月塾主請載之冊曰又當翻新  
塾而恪守之予謂見義必為此勇者之事樂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非君子不能推是心塾主以君子之心為心而  
又勇於義若是則予曷敢不成其美遂錄其大槩而併為  
之序其或規模之有未善者正以待方來之賢師訂而改  
諸

誠齋文贈集序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知味者在飲食之外也誠齋先  
三磊磊砢砢挺挺介介故發而為文則浩氣滔天吞吐溟  
渤是以推例一世之豪傑豈必聱牙屈曲波譎滯詭艱深  
寔澁思苦形枯使人讀之不能句然後為工哉雖然大篇  
巨冊浩渺無涯或傳於經或集於文或散於游戲之翰墨

繁密屹屹猶有未能盡窺其班者況場屋一日之士乎建  
安李誠叟取先生片言隻字之有助於舉子者門分條析  
為前後集前集為綱者四十三後集為綱者三十二名曰  
文膽蓋鼎嘗一鬻皆足以炙人口而膏筆端也千里外來  
徵予序予謂先生之文豈止於舉子之助而已乎舉而若  
之可以撐拓宇宙彌綸國家黼黻皇猷袞冕古今知味者  
又當於此乎求之母但曰膾炙而已矣

邵英甫詩集序

詩不必工工於詩者泥也諸所以吟咏情性足以寄吾  
情性之妙可矣奚必工前輩有以放而詩者謝靈運是也



有以狂而詩者李太白是也有以寓而詩者陶淵明是也  
有以窮而詩者郊島是也有以怨而詩者屈平是也以文  
為詩者昌黎以史為詩者少陵以挾為詩者非今之江湖  
子乎放也狂也寓也窮也怨也文也史也雖其為詩有不  
能皆出於情性之正者而其所以詩則亦各寄其情性而  
已惟挾則詩之罪人焉邵兄英甫吾鄉之秀也讀書之隙  
且寄意於吟咏集而成編來謁予序予謂子非挾者也豈  
其文乎史乎窮乎怨乎抑狂乎其放乎子以儒業其身而  
志於詩子姑以此寓性情可也勿泥勿工請子識之

江君別詩序

江君明以妙年挾英氣而為詩以吟藁一卷并為序介朋  
友示予曰願得子一言以自壯焉其自序之說以作詩未  
茲奇方將為子長遊遍走天下名山大川磨覽旁搜以發  
其英華果銳者此蓋得於馬子才送蓋邦式之辭之意也  
予謂子志英矣又將何以進子乎昔老泉蘇公之初為文  
已異進士不中曰此不足為吾學於是閉門讀書絕筆不  
為之難者五六年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  
由是下筆沛然但見其中之源泉混混而不知其所從來  
至於詩之變亦發之清新投之所向無不如志此蘇公之  
自述也然則子長之文得諸天下之名山大川而蘇公之



文待於環堵一室之內而已矣以吾子之才之氣作詩特  
餘技何事於子長尚當端拜老泉先生以為師則他日為  
遠器君明日唯於是書之為贈

汪無隱松蘿集序

無隱稱隱年妙而雋於才故有餘力於詩今為嚴學正以  
三原初士籍于淳之鄉校予耄病峽中稱隱顧焉出吟  
卷二集曰子為我評之予素不詩不曉詩家尺度姑與子  
論詩之道可乎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  
詩所以吟咏性情而已矣感物而動矢口而言不失其性  
情之正斯可也讀子之詩如詠青藤杖屬玉枯桑數章夷  
易而有沉潜如客淮沿途諸詩英發而有感慨夫遜言而  
沉潜者蔽乎智也直道而感慨者見乎義也即此充之其  
進敦禦或曰如子所云詩一出於情性之所發則從事於詩  
者將何所用其力而詰其至乎曰學以培其本氣以達其  
方則橫馳直鶩皆不失其正矣稱隱唯之否

洪武嚴先生詩序

唐李漢婿昌黎翁乃能集昌黎所作而序之漢亦得托以  
自聞于後世夏生漁子族之外孫也以婦翁洪磐陸翁平  
生善題詠懼其死而詩不傳錄其藁為一卷求潜齋石庵  
諸老為之序以托不朽此亦漢之用心歟自陵谷易位士



失其本心語之以道義則笑而走瀛也獨汲汲為婦翁存  
其詩其篤志好義足以厚人倫起人之善心允為可書瀛  
年十二三時陸翁一見奇之即許妻女焉陸翁可為能知  
人而胸中個儻不允矣豈徒能詩而已哉

鴈蕩林霽山詩集序

霽山林德陽前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托瑯  
瑰玉佩大放厥辭吟卷一編囑朋友胡天放轉致石峽山  
中請予評之予惟詩所以言志蓋直洩其中之蘊而無待  
手外者然而騷人文士於得意處每曰神助蓋光風霽月  
有以發之然後勃勃有奇氣唐人謂張燕公守岳陽而詩

一賦蓋得江山助也德陽自鴈蕩遊會稽而錢塘潮汐  
一吞吐吳山烟霏之舒捲瞻望兮咫尺縹緲兮余懷所以  
觸其情發其感者朝朝暮暮無日無之故其悽惋夷以遠  
明以章率有古意非湖海吟笑而已矣於詩家門戶當放  
一頭因書卷端以歸之

胡德甫四六外編序

世人言司馬君實不能四六無損乎四朝元老予謂不  
然司馬公者所謂梓人不能葺床足者也若其錕者錕斧  
者斧梓人豈能欠斯人哉汪彥章作冊康王文曰漢家之  
冠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天



下讀之戚然起朝覲謳歌之心曰吾君之子也壽皇初兩  
在保暉虛張魏公以右相視師尋以謬名洪景伯當制曰  
我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衮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兒戲  
之指這將而天下謂誠魏公而不平夫以一言而收天下  
之心一言而缺天下之望則四六可苟乎哉胡公伯驥德  
自余鄉之老師學問淵源山湧泉出而尤長於四六近得  
公事數篇觀之交乎上者不諂交乎下者不倨且鋪敘旋  
一咳唾歷歷如散文每篇於頌之末必有所規規之末必  
有所勸若施之制誥當有彥章之得而無景伯之失矣陳  
后山有言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余於胡公四六亦云

### 林上舍体物賦料序

賦難於体物而体物者莫難於工尤莫難於化無而為有  
一曰之長驅千竒萬態於筆下其模繪造化也大而包乎  
天地其形狀禽魚草木也細而不遺乎纖介非工焉能若  
觸而長演而伸杼軸發於隻字之微比興出乎一題之表  
惟工而化者能之前輩賦鑄鼎象物曰足惟下正詎聞公  
鍊之敢傾鉉既上居足想王臣之威重因足鉉二象而發  
出經論天下之器業賦金在銘曰如今分別妍媸願為藻  
鑑若使削平僭叛請就干將曰藻鑑干將四字架出敬聖空  
樓閣願為請就又隱然有金方在冶之義識者固知其為



將相手意化矣上庠林君來長於賦月書季考每先諸子  
爲一日出示一編曰體物賦料自天文地理至草木禽魚  
合二十門凡涉體物字面收拾幾盡閣筆寸晷者得是編  
觸之春雲秋濤之思或可以化無而爲有矣

周月潭詩序

三代而下詩獨稱少陵蓋其以史爲詩不以詩爲詩也武  
強周月潭曰宇宙大變挈家東而走托詩紀其事蓋直敘  
其情而無事乎追琢者丙子丁丑盜哨之禍可致焉亦鄉  
之詩史歟因爲賦而詩以敘其端家世牙籤入劫灰猶存  
發杜芟騎牛化半歌誰和跨馬月明敲又推且說山

中窮快樂莫言世上活輪迴欲知天地心安在冷看溪橋  
雪後梅又曰誰云世上無君子試看林間有散仙康節道  
遠在行樂希夷快活只軒眠不言宇宙山河變且擅風花  
雪月摧撞着頭頭皆太極賞心樂事浩無邊

名物蒙求序

童蒙未識宇宙內事雖此身不識其所從來况同胞同與  
者乎法當從事物上起予弱冠時業書館苦於初學聰明  
不開爲作蒙求一卷教之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物之  
大原人倫之大本次及其飲食衣服切已日用處使之先  
識其名次通其義積習既久雖木石之愚者亦豁然爲之



開明然後知天地間無不可教之人伊川程先生曰今日  
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然後當然有貫通處初學之學雖  
與大學之格物不同然大極之冲漠無朕者豈在萬象森  
然之外哉此之所教特先其近者小者而所謂遠者大者  
亦不離乎此而已矣丙子後有朋友拾得此本於其葦履  
爐之餘者持示予問所為作之意遂為道其所以然